駁四書改錯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四

婺源戴大昌

引書類 此類如不得罪于巨室蘧伯王改過楊尹按一毛俱無緊要

堯典 集注虞書篇名今此文乃在于舜典蓋古書二篇合爲一耳

毛氏曰此亦錯者。據伏生尚書原祇堯典一篇。以舜典亡其半而其半即涸合之堯典之中。故東晉梅頤獻尚書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姚方興得古文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于大杭頭始攙入于慎徽五典之上。分作二典而篇亂矣。二典分于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一節。已前是堯典已後是舜典。況孟子所引二十八載則正堯典分界處。是二典古文原是二

篇豈非古合爲一。如注所云也朱氏于孔壁古文悉指爲僞
書焉辨分合

大昌按毛氏欲以二十八載帝乃殂落節巳上爲堯典巳下爲舜典未始不可趙氏雲崧陔餘叢考亦同是說但議朱注言古書二篇合爲一之錯則不然矣按陸德明釋文謂梅賾上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此二典之所由分也又齊建武中姚方興得曰若稽古二十八字于大航頭因造孔傳舜典一篇梁武帝時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舜典于堯典然首有曰若稽

古帝舜云云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則仍疑其說也蓋孔壁眞古文今雖不可見而伏生口授今文則仍秦以前未焚之書其書但有堯典而無舜典顧亭林謂古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于上文之帝也至命禹始稱帝曰則咨之辭已明則無嫌也閻百詩亦謂本是堯典一篇而叙堯舜事並無別有舜典即毛氏欲從帝乃殂落句分爲二典亦非古有是本則朱注謂古書二篇合爲一何不可乎

東晉梅賾所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自與才老朱晦庵

與范處歸熙甫羅敦仁輩皆疑其僞。各有駁正。至近時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惠定宇尚書古文攷。其辨梅氏僞撰。毫髮無遺。而毛氏特作古文寃詞。辨其非僞。與人立異如此。

神農之言　集注神農炎帝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毛氏曰。神農之言。則豈是農家者流。管子有神農數。文子所引有神農法。故漢藝文志有神農二十篇。實有其書。若呂氏春秋引其言云。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織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是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致民之利也。此則神農之言可據者。

大昌按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先儒謂唐虞以前文籍必少或簡編殘脫有不足存非故刪之也且蒼頡始造文字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元等並云蒼頡乃黃帝之史官尚在伏羲神農之後故伏羲畫卦未有文字繫詞言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其下蓋取諸乾坤至蓋取諸夬九事皆爲黃帝堯舜始造則所謂聖人易之以書契者固非指羲農故緯書言三皇無文殆有文字之後始追錄三皇之事據此則安得有神農之言哉雖後世說蒼頡者亦或有異如徐整云蒼頡在神農黃帝之世譙周云在炎帝之世然總之神農之言乃程子

所謂後世稱述上古之事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毛氏以爲呂氏春秋等書所述則神農之言之可據者已屬過矣況朱注云神農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爾農家者流自指許行爲其言者以其願爲之氓捆屨織席故也並非直指神農氏毛氏何沒分曉

據書類

學文集注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毛氏曰朱人不識六藝祇據周官以禮樂射御書數六物當之不知此非六藝乃晚周言禮者一家之言耳按古有六藝

取先聖經文定之爲六。即孔子經解有詩教書教易教禮教樂教春秋教。淮南泰族訓云六藝異科而同道。經解六教是也。六教所解其文甚畧。劉向校其簡編。合其子歆輯成之名六藝畧。自鄭康成偏袒周官。凡于少儀學記中藝字皆註作周官藝物之藝。而徐幹作藝記。亦實以六物。宋人無學。知彼不知此矣。朱注旣注詩書。又注六藝。其爲古六藝耶。今六藝耶。

大昌按以六經亦名六藝。固自可通。但不若周禮本文之確。而毛氏以周禮所言者非六藝。則過矣。大司徒以鄉三物教

萬民明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鄭三物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毛氏謂六物亦誤又保氏云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康成于五禮九數等皆一一疏解之即述而篇游于藝邢疏亦舉此釋之蓋惟指此六藝故可曰游於藝又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朱注于此節學文兼舉詩書六藝固無錯也且毛氏此編據周禮以伸已說者多矣至朱注凡有依用周禮者毛氏則曰周官是戰國人所爲是賍周人之書而講六藝則必以禮記之經解爲可據豈通論乎孔子世家于達巷黨人章末載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可知聖門亦以射御爲藝

五達道章句達道即書所謂五倫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大昌按朱注倫作典

毛氏曰五達道並非五倫。自此一錯。據而溥天之下。老老小小。但知達道五者爲五倫。而不知三代以前有眞五倫亦一笑話。嘗讀孔安國注虞書愼徽五典。曰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即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即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即皐陶謨勅我五典。君牙宏敷五典。註皆如此。惟孟子所言以戰國人所傳倫類異名。推託契教。此不必合一者。且

是人倫。非五倫。是長幼有序。並非兄弟。從來長幼乃以官府僚友鄉黨。齒序爲言也。是以漢唐儒者。並不知有五達道爲五倫之說。而朱注涸兩爲一。移甲作癸。從此五百年來直混沌別出一世界矣。如謂名目小事。無關得失。宋後不識五倫。而君臣父子不絕于世。則始皇焚書。世何嘗竟絕五倫。而千古恨之者。正以此名目所關者大也。

大昌按此大可怪者。按今監本及各本朱子此節章句。俱是郎書所謂五典。並不是倫字。毛氏引之。則作五倫。因以自此一錯。宋以後便不知三代前有眞五倫。是一笑話。其實五典

固五倫也毛氏但據僞孔傳以五典爲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並無君臣夫婦朋友在內殊不知虞書舜命契明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而孟子亦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固即所謂五教也中庸此節又明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爲五達道正相印合夫書曰五典而中庸曰五達道猶書既曰五典又曰五品又曰五教名異而實同也宋注以虞書五典與孟子所言父子有親五句釋五達道固無錯矣豈孟子所言者反不如僞孔傳之可信乎若正義第依孔傳說乃疏家之

體。因不足據也。毛氏乃以孟子所言係戰國人所傳倫類異名因攻朱注并譏孟子乃又以長幼有序句為指官府僚友鄉黨齒序並非兄弟然則孟子竟亦不知三代前有真五倫而所言教以人倫祇有父子二者不惟無君臣夫婦朋友亦尚闕毋兄弟三倫其說尤屬可怪矣況朱注以書五典與孟子所言釋五達道有何不是毛氏何至詈為自宋五百年來混沌別出一世界比諸始皇焚書千古恨之乎

關雎之亂　集注亂者樂之卒章也史記關雎之亂以為風始

毛氏曰關雎之亂漢時原有二說一是理亂之亂謂鄭衛音

作。正樂皆歎師摯能首定關雎一詩。因其亂而爲理之。此鄭康成說也。一是刺亂之亂。魯申公說詩。謂關雎本幽厲昏亂衽席無度。原是刺詩。而孔子輯爲風始。與鹿鳴文王清廟合爲四始。則是衽席缺失。幽厲亂也。而詩始之。此史記說也。朱注但見史記有關雎之亂。以爲風始。而不讀前文。遂至與己說相悖。已踈極矣。前儒謂燕禮鄉飲酒禮。皆有工歌笙入間歌諸節。而以合樂篇爲一備。備者成也。遂疑此是關雎之亂。故工歌間歌各有三終。俱自爲首。訖未有前樂以後樂之詩作終章者。兆二南六章。關雎在首不在卒也。按古樂歌詩必

前衍後促樂府所云前爲艷後爲趨者故春秋傳以商頌那詩爲商樂之首凡二十二句分作五章而以末一章六句爲輯之之亂輯者促也聲轉也若周樂大武祇七句亦分作四章以末句者定爾功四字爲一章閔馬父之言可考也今關雎一詩當分五章以末四句爲樂之卒章謂之關雎之亂此似可據者但不知何時何所祇奏此一詩則未易解也

大昌按毛氏以此句漢時有二解其一爲康成之說此則何晏注所用也其一謂爲史記之說則大非矣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此自是魯詩說與史記無涉且亦言

刺康后非謂幽厲已屬不合乃毛氏又以史記謂是刺幽厲昏亂衽席無度今按史記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是史記以此為四始豈有關雎獨為刺亂之詩蓋至幽厲之缺句原與上三句相屬而始于衽席則總頂上三句以起下謂殷周之所由盛與幽厲之所由衰皆始于衽席全非專指幽厲之缺也故史記正義釋關雎之亂以為風始云亂理也言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殷始有娀周始姜嫄及周又有太任太姒邑姜所謂上採契后稷中歷殷

周之盛也幽有褒姒所謂幽厲之缺也蓋以盛衰皆始于衽席故取關雎以爲風始全非曰衽席無度也　毛氏改爲衽席缺失幽厲亂也而詩始之則改頭換面矣　按燕禮鄉飲酒禮樂凡四節始升歌三終鹿鳴之三笙入三終南陔白華華黍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謂笙歌相間合樂三終關雎之三鵲巢之三此賈疏之說前儒謂合樂者以堂上堂下歌瑟笙磬金作即所謂關雎之亂故樂至是乃洋洋盈耳也今毛氏則不主此解至其所自爲說則云關雎詩當分五章以末四句爲樂之卒章比于樂府所謂後爲趨此似可據者又云不知何時何所祇奏此一詩終未易解則其說仍屬惝怳無據也

書同文章句文書名　大全　文是字形名是字聲

毛氏曰此錯據秋官文而合兩爲一者。按文書名三字出自鄭注。皆訓作字。若謂名是聲。則秋官大行人諭書名聽音聲明以教文字與譯言語分作兩事。烏得混合。

大昌按鄭注名亦訓作字。固然矣。但文字本有形聲。大行人九歲諭書名。未有不兼諭以形聲者。其又曰聽音聲。乃聽其方言土音。以核其所諭者合與不合。非作兩事也。

凱風集注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毛氏曰婦人不安室。則其過已大。而謂之過小。錯矣。此係毛

詩說不足據者舊三家詩說有以此爲母過責子之詩盡勞苦劬勞者凡勞字皆指父母虐子言如云勞而不怨是也大抵引詩必相類惟小弁虐子事關宗社凱風祇父母不我愛耳宗社事極大失愛事極小虐子雖同而過之大小有異當怨不當怨辨在于此孟子言不可磯者猶云抵觸不得也假曰不安室則母自失節何抵觸于子而曰不可磯錯矣

大昌按毛氏此解固于孟子本章文義甚有關會而不可從者惜其與凱風詩詞不合也毛氏以古凡勞字皆指父母虐子言然玩凱風詩言母氏劬勞母氏勞苦俱指言母自勞故

曰劬勞曰勞苦不得解作唐子也朱子詩傳衛之淫風流行母不安其室皆小序之說鄭箋亦謂母欲嫁也葢但有欲嫁之意故曰過小孔䟽謂母意欲嫁孝子因自責已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据此則是孝子能自責以感悟其母不同于不可磯此小序所謂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也成其志者成母之志節也

朝聘　拜下俱見四卷千乘之國見十二卷

廛無夫里之布集注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不種桑麻者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毛氏曰本文是夫里之布。夫里俱是布。若謂里是布。夫是役粟則夫字當何不成文矣。考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布泉也。謂一夫之口率泉。即今丁錢也。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使出一里之口率泉。則不止一家也。一夫一家。一里二十五家也。但其後凡遇民廛不問有常職已種桑麻。而概以是取之。故曰民廛當無之。是此無夫里兩布。周官司徒本有夫布里布。觀今此不引反引屋粟夫家之征以亂之。

大昌按毛氏以廛指民廛。以夫布當引閭師凡無職者之文。里布當引載師宅不毛者之文。謂朱注不當引屋粟夫家之

征以釋夫布是固然矣但鄭注亦有誤毛氏未之知也蓋孟子此章上文分說士商旅農其言農一節正謂粟米之征而此節夫布則言力役之征里布則言布縷之征也布者泉也卽錢也夫布謂閒民爲人傭力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閒師則征其力役之泉若民廛之人非閒民無職則已有力役之征豈可復征其夫布乎里布謂自荒其地不種桑麻或爲臺榭游師則征其地稅若民廛之地非不毛則已有布縷之征豈可復征其里布乎是夫指人言里指地言今載師但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意指其一家之地不種桑麻者征其一家之

地稅。旅成詒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豈有是理。今毛氏亦曰。里布則不止一家也。一夫一家。一里二十五家也。是沿其誤而不知也

食夫稻衣夫錦　集注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

毛氏曰。此錯據間傳文者。間傳云。父母之喪。既殯食粥。衹言變食而不及衣者。以前始死已有斬衰齊衰之文也。今乃忽增麤衰二字。不知麤衰即疏衰。春秋以前固無斬衰而但有疏衰耳。及三禮繼起。別有一斬衰而降齊疏為殺服。且又分

齊疏爲二。謂斬齊父服。疏齊衰母服也。則今所云齋衰。在春秋前。爲父母正服而非變服。在三禮經起以後。則祇爲母之服。而並非父與母同變之服。今乃增此衰于父母既殯兩當變除之受服中。可謂禮乎。　閒傳又云既虞卒哭。疏食水飲。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今改既虞爲既葬。以虞與卒哭在葬後也。不知虞與卒哭本有兩節。自卿大夫以上。則虞亦變服。惟士庶不變。今合爲一節。則但有士庶耳。且斬衰三升。成布六升。今但云成布。則何成布也。華自解說。則曰斬衰三升。如今漆布。吾不知宋時漆布是何物。但閒傳又云疏衰四升。

受以成布七升則斬疏不同名三四六七不同數是攤書據文程見中行而于下文則不之及眞可駭也

間傳期而小祥云云朱注既依文抄入乃大全引朱子說又云縓淺絳色夫縓係黃赤色非絳色也又云小祥以緅爲緣則小祥明云以縓緣全非緅也又云一入爲縓四入爲緅惟考工染羽有五入爲緅全非四入且亦是染羽也

大全按前文齊疏之服一條卷九朱注云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緝之曰齊疏麤也麤布也毛氏大議其錯而毛所自解則亦云三年喪服即衰齊疏一服而分作齊衰疏衰兩名以爽

衰必疏布為之蓋齊者裳下際之名惟重服則但斬齊其下際而不緝輕服則緝之緝名衰不緝亦名衰其說仍與朱注相仿據此則此節朱注云既殯縗衰者亦是包斬衰齊衰兩項而言毛氏乃又譏其錯豈不與前自解者相矛盾乎至謂朱注係指縗衰于父母既殯兩當變除之際故以為錯夫服之變除須在既葬以後而此方既殯則服無變除即毛氏所言問傳既殯祇言變食而不及衣者以仍係始死斬衰齊衰之文也豈又自忘之乎

毛氏又謂朱注不言虞而改云既葬夫既葬迎精而反日中

而祭之于禰宮則日虞本同日也況又有再虞有三虞故但舉既葬而言變除之節耳其但云受以成布蓋謂變麤衰耳毛氏議其不明言係何成布豈能瑣瑣注脚乎又議朱子但言斬衰三升者如今漆布而不及其餘夫葬即斬衰而明斬衰固無誤于他服也且所言亦此節集注之所無也

毛氏又謂緅是黃赤色以朱子言淺絳爲錯按士冠禮賈疏云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此朱子所本也爾雅一染謂縓再染謂赬三染謂纁諸經不言四入及六入士冠禮有朱紘之文鄭云朱則四入與淮南子云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則爲紺

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緅是五入爲緅也紺緅相類朱子因四入無明文故亦言四入爲緅耳至朱子謂小祥以緅爲緣則沿孔安國之誤江氏鄉黨圖考詳言之但毛氏謂大全所引朱子之說亦皆此節朱注所無也　按爾雅一染爲縓則毛氏謂縓是黃赤色亦非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五

婺源戴大昌

改經類

瓜祭　集注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毛氏曰禮玉藻瓜祭上環則瓜祭正禮祭也故孔氏注作三物之祭若陸德明釋文此唐儒最陋者而偏引作註錯矣據其自言魯論作必今何晏本正魯論並非必字又南史顧憲之終制引魯論曰雖菜羹瓜祭亦非必字

大昌按瓜祭上圖此邢疏所引以証孔注今毛氏謂仍當從孔注三物之解固未始不可但譏陸氏所引魯論瓜作必者

為無據竊以一人耳目有限如何晏者豈必諸書盡見若孔
安國時則羣書猶未盡出安知陸氏所引魯論必無據也孔
注謂薄物亦祭祭則必敬然月令篇每月所記祭物甚多何
以獨舉瓜與疏食菜羹配而為三況瓜非四時常有之物而
瓜亦美品不可謂薄則瓜字作必或可信也且朱注此節但
于音釋中引陸氏說聊備參考亦無斷語凡古注疏或兼載
兩說存疑者亦多矣毛氏何遽以改經之錯攻朱注乎又毛
氏于有婦人焉自謂古論語是有殷人焉又何以有古論語
見十
卷

五十以學易集注劉忠定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近而誤分也　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

毛氏曰論語自魯論外但有齊論古論。並無他論。且此三論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皆無可考。安得復有異字爲劉元城所見。錯矣。按史世家作假我數年。然加假通字。非聲近之誤。若五十作卒。則字形全不近。五以上下相二爲形从二从乂。卒以衣識各見爲形从衣从十。謂字形相近。此大無理者。且朱氏何以知是年夫子將七十也。不過謂夫子贊易在七十前耳。經明曰學易。而注乃以贊易當之。不知古以六經爲六藝

學之者則自十五入大學每三年通一學至三十而五學已立惟易則無時不學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矣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齊魯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猶思學易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爲窮經之年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

大旨按何注謂易爲盡性至命之書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邪疏則不依注說謂是孔子四十七時也亦不知何據其後方潛夫周易時論則以大衍爲解謂五十者圖書之中生成之數也近時任翼聖則附其說謂周公

教人用九用六易之用也孔子示人以五以十易之本也此皆直据五十爲解者也劉忠定言五十作卒以字形有誤按此與史記世家孔子自言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作萁萃之意語氣正合故朱注從之又按王肅詩傳有云古五字乂如七則謂五十嘗作七十亦與世家孔子晚而喜易相合（漢書儒林傳亦云孔子晚而好易韋編三絕）今若仍依古注不作字形有誤則謂五十學易即終身學易猶云舜五十而慕者終身慕父母也義亦可通毛氏乃謂古人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六十不親學夫子三十五即遊仕齊魯五十而爲中都宰蓋將假

此入官之年爲窮經之年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頗可笑案夫子天縱之聖憤樂相尋不知老至原終身孳孳于學至若爲委吏乘田則在少年其仕魯也不過三月夫子豈果慮仕妨于學而困殺此官乎且曰六十不親學者謂不復能備弟子之禮也夫子又豈因慮此而汲汲于五十以學易乎

三月　集注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毛氏曰此史記自爲文何關脫畧而注及此若大全載程子謂三月是音字之誤則音字亦本史記聞韶音語然與記下文仍云學之三月則三月與音字各出非形誤矣且亦唐韓

退之說總屬多事

大昌按何晏注用周氏說謂聞習韶樂之美盛故忘于肉味也正與史記學之二字可互證蓋韶樂在齊夫子因聞而學習其音樂至于三月之久故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加彈琴而遇文王又加發憤忘食好學者不求安飽是也否則偶一聞韶何遂至于三月而不知肉味乎史記學之二字先儒皆謂其有功于經故朱注第引以解說毛氏何遂列于攷經之錯乎若謂此史記自為文何關脫漏而引及此然則一部史記之文將皆不足為據何以毛氏此編所據史記以伸己說

者。又不一而足乎。至以三月爲音字之誤則固集注所不載也。

雖少 集注少或作坐

毛氏曰四書集注補云少從無有疑爲坐者。況作則坐可知矣。豈立可作乎。張南士云古最輕少者故云爾

大昌按少字作坐則坐必作過必趨恰與下句相對成文否則上三項何獨拈出少者而言乎古者敬老恤孤並重何謂古最輕少者乎且朱注後載或曰少當作坐亦注疏家兼存兩說參考之義而其音釋則云少去聲仍以少字爲正解何

用改錯。

子路曰 集注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是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

毛氏曰舊儒皆云子路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蓋即夫子使語之也此在鄭氏後無異說者況此係後漢勒石唐人鐫版之經文從無異同可假以宋人寫本謬亂之乎

大昌按此節朱注則云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原用舊解後識福州國初寫本之說且云未知是否亦不過存參耳但此亦有可言者蓋丈人既先行子路言于其家則誰得而記之故鄭氏解作子路與其二子言之使述諸丈人然亦是想當

然語而並無明文也又吳青壇謂宜移見其二子焉句在至則行矣之下故子路與之言然則是錯簡又須改經且下文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原指止宿時丈人使見二子而言若此時纔見二子則長幼之節二語爲無因矣竊以上章子路見沮溺而還以告則夫子尚有憮然而歎而此節即爲子路與其二子言似不應回來曾無一語及之故以爲子路反而夫子旨之煩于情事較近祇是宋人寫本未知何所據耳

三年學不至于穀　集注穀祿也至疑當作志學之久而不志于祿不易得也

毛氏曰孔注穀作善如洪範既富方穀之穀今解穀作祿改

至爲志無論經有漢時勒石必不當以疑義改字況其說有未可通者古者學至入仕皆有年限如云四十始仕未有三年稱久三年當志祿者但三年不至善當云不可得而曰不易得者曰學務在至善特至善無難學即得之而匪善之徒必以爲善匪易事將有學之久而仍不至者故夫子反言曰吾欲得其人而正未易也

大昌按詩書有稱善爲穀者若論語諸書凡于善字則直曰善從未有言穀者若解穀作祿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是也若朱注至疑當作志則以字或同音而誤者多矣毛氏謂古

人仕學皆有年限未有三年可稱久三年當志祿者不如三年弗言歷年之久自當活看如三月不違仁三月亦弗言歷時之久也志于穀者如子張學干祿亦非直謂得祿也毛氏言古人四十強仕以為未有三年當志祿者則泥甚矣至毛氏解不易得句須先將阻善之徒設言一層已屬無着因又作夫子反言以折之大抵反言必有虛字呼喝如蓋有之矣雖欲勿用又如仁遠乎哉方是反言今直云不易得也何以見其為反言乎今縱不敢謂朱注為必是然毛氏之解則牽強甚矣

字同音而誤者如擇不處仁擇作宅（張衡賦）可使治其賦賦作傅（魯論）古之賢人人作仁（古本）溫而厲厲作例（釋文）有直躬躬作弓（鄭注）叔夜夜當作液（惠氏九經古義）百畝之糞糞作分（去聲王制）不知其仁仁作人而斯可矣斯作思（俱見顧氏金石文字記）又井有仁焉繫詞何以守位曰仁仁俱當作人未可枚舉

民無德而稱焉（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毛氏曰無德而稱。舊本原是德字。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上。遂改德字為得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

也。齊景公雖有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稱之。此所謂以德爲稱者。與自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坊本則仍還德字。遂難分辨。況誠不以富。似于千駟有合。若亦祇以異。仍費解。豈夷齊是異。抑異乎景公耶。

大昌按此章何注用王肅曰。此所謂以德爲稱。故邢疏依之。蓋景公夷齊死後。有稱無稱。正以有德與無德之異。故曰亦祇以異也。毛氏謂無德而稱句。仍當遵用德字。自無不可。若謂不當移誠不以富二語于此章。似仍當還之愛欲其生節後。則未妥適。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集注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

毛氏曰此錯增經文尤宜救正者孟子自五代以板本行後未有他本別出之事況外國他本偶行中國必明見史載豈有孟子別本見南渡後而其時不載及者況人不讀書信口揑造古無以仁義禮智信分配五行爲五常者也洪範以五事分配五行但云肅乂哲謀聖而不及其他至春秋穆姜筮易明以仁禮義事分解四德隋時何妥以幹事是信唐時李鼎祚以幹事是智耳惟鄭康成注中庸天命之謂性謂木神

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始五字合出名為五常未知出自何書頗類後漢緯書雖或原本古經而白虎通亦載之孟子時安得有信字錯極矣孟子人皆有不忍章以仁義禮智為四心口之于味章以仁義禮智聖為五性曾及信一字否且專以信屬五行之土亦未知起于何時鄭氏以信屬水以智屬土乾鑿度亦同之今欲合五者以厚誣孟子不慮為識者笑乎

大昌按此節朱注孤解人也道也二項圈外載或曰之說亦云未詳其是否毛氏則謂錯增經文急須救正過矣又以朱

子信口揑造謂古無以仁義禮智信配五行爲五常者惟鄭康成解中庸始有金木水火土五字合出疑其出于後漢緯書則又疏矣按伏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蔡傳分屬與伏生異）伏生之說劉向取以說經楊雄取以草元班固取以作志久已五者畢至于以五行配五常白虎通亦載其說康成爲漢儒宗用之以注中庸且毛氏于十七卷自引道經以仁義禮知信爲五德（見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一條）安得以信口揑造而嘗朱注乎

毛氏又謂北方水爲信中央土爲智而其以信屬五行之土

亦未知起于何時。竊按白虎通五行篇其于水則曰位在北方。陰氣在黄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准也。又曰水味所以鹹。是其性也。北方鹹者五味得鹹乃堅也。又曰北方其臭朽。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其云土在中央者主吐食萬物。土之爲言吐也。又曰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五味以甘爲主也。又曰中央土。主養故其臭香也。又白虎通性情篇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義者宜也。禮者履也。智者知也。信者誠也。故人生而應八卦。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又曰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其于

腎脾則云腎所以智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任養萬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此與鄭氏水信土智異毛氏豈果未之見而以爲皆出于宋儒信口揑造與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集注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毛氏曰此則改經之尤無謂者何晏謂子路共雉作食則嗅字必是臭字因作三臭而起此固稚語不足道若集注引晁

以道謂石經嗅作戛雉鳴也。則石經有漢本魏本唐本字畫同異並可考驗。未有作戛者。且戛與嗅字形不類也。若劉聘君謂嗅當作狊張兩翅也見爾雅。則狊嗅改字。且張翅非振翅。一張而已。安得有三。總之杜撰立說。寧有是處。先仲兄曰說經當識字。共者視也向也。此字書皆載之。惟不識嗅字。明明有一書而猜若啞謎。考梁顧野王玉篇有嘄字在口部。注五教反叫也。唐孫強修玉篇又增一嘄字。注古教反叫也。則嘄原是叫字。而其形或少一豎。或少一撇。總此嘄字。衛恒書勢所謂點畫無常制。是三嗅即三叫。則子路向視即是色雉

呌而作卽是舉也

大昌按毛氏以何注子路共雉作食稚語不足道今朱注先載邢疏之說。說卽注 繼載晁氏劉氏兩說葢亦以注說未可信。故又採二說以備參考耳。按漢魏二代石經永嘉中劉曜入洛已焚毀過半。其後北齊由洛遷鄴又沒于河楊升庵謂宋子注引石經者乃蜀本也。蜀石經今又豈有存耶惟唐石經今仍在西安府學耳毛氏乃謂漢本魏本唐本並可考驗其誰欺耶。 毛氏謂張翅非振翅一張而已。安得有三。夫翅先張後振毛氏安知雉之必不三振耶毛氏又謂顧氏玉篇曰

部有喿字孫氏又增一喿字俱音叫是三嗅即三叫但毛氏何以自解則云或少一豎或少一撇書勢所謂點畫無常制而于朱注所引劉君嗅作臭者亦不過少一口則譏其杜撰豈劉君据爾雅者獨不如据玉篇耶至若毛氏解共爲向視即朱注云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也讀嗅爲叫即朱注所引石經謂雉鳴也今講章正作此解以應色斯舉矣何固朱注之說也且朱注末云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豈不敢自是而毛氏猶譏其改經耶且毛氏以癰疽爲雍渠何以又可改經

改註類

射不主皮 已見

傳不習乎 集注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己

毛氏曰舊解是傳于人。今改作受于師。從來無有以傳之一字作受字解者。傳者授也。非受也。如漢書儒林傳傳業者寖盛是也。今以授于人者而反曰受于人。則詁字先錯矣。況古人論學。但恐教非所習。未有受教恐不習者。若受教不習。則直一游惰廢生。三省何有。正義曰我傳于人。得毋非素所服習者乎。此如董仲舒傳公羊春秋。其所傳弟子惟東平嬴生

不乖所傳此明証也。此一傳字。漢唐以來從無別解。與受之
師而熟之已何涉。
大昌按。傳爲授受。如師之于弟子則曰授。弟子之于師則曰
受。原可通言。若習字則必指本身言。若與日省吾身有關會。
故史記弟子列傳。其于曾子則祗藏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
授之業作孝經。按此則正指孔子授于曾子。可爲此句注脚。
卽何晏此注言凡所傳之事。得毋素不講習而傳之。其說雖
以傳字貼曾子傳于人。而解習字仍指曾子本身言。今毛氏
但專解傳爲授。謂與受之師而熟之已何涉。且以古人論學。

但恐教非所習。未有受教恐不習者。則嘗改經曰傳非習乎。是不自知其錯矣。

由也喭集注喭粗俗也

毛氏曰。喭字從無粗俗之訓。舊注子路失于㕈喭。玉篇廣韻。皆以喭作失容解。正義訓子路性行剛強。嘗失禮容。謂之畔喭。大抵是書分三對。柴參愚曾是一對。師由辟喭是一對。回賜屢空貨殖是一對。是辟喭正謂一修容一失容也。

大昌按。喭字本無正解。集韻謂同唁。又音眼。小笑貌。朱注或以舊注㕈喭二字義未明顯。故改曰粗俗。蓋謂夫子嘗以野

裁稱之也邢疏解爲性行剛強嘗失禮容毛氏謂與師之辟
一修容一失容相對則粗俗二字正同此意

時日曷喪 集注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爭與俱亡

毛氏曰桀語他書無考惟尚書大傳曰桀言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必日亡而天乃亡此以天自指以日指民故民卽曰傾與日亡謂從此可及天耳此改吾之有民爲吾有天下則以日自指喪凡書有改數字而解頓殊者如此

大昌按此節趙注本謂湯誓衆士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

亦俱往亡之惟孫疏另載一義謂桀云天有是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則吾與民亦俱亡矣此朱注所用也至尚書大傳述桀之語裴駰注史記殷本紀曾載之此又孫疏所本也然桀言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仍是以日自指並非以日指民其曰有民者猶云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故朱注改作吾有天下自無不可今毛氏謂桀以天自指以日指民故民願與日亡謂從此可及天何其費解且按大傳本是桀言日亡則吾亦亡矣正以日自指毛氏乃曰必日亡而天乃亡改吾爲天又豈非改字乎

尚書此節僞孔傳亦云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女皆亡則知亦是以日指桀並非指民

以時解見十一卷

今之學者爲人 集注爲人欲見知于人也

毛氏曰如此則仍是爲已何云爲人爲者助也孔安國注爲已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謂但能言學以助人而躬行不是謂之爲人若范氏云爲人憑譽以顯物爲已因心以會道則以爲人爲表暴人物較邇前說若云求知于人何得言爲且爲人非易事也徒以助人爲學猶不顧已故稱今學集注

于無爲小人儒𢘿曰。小人儒爲人則極坐矣孟子欲去齊而留之者曰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自爲惟名實並具而後可爲人否則自私自利獨善其身已耳是爲人者上能匡君下能濟民謂之加上下此說經舊文而謂小人儒乎。

大昌按此即舊注爲已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邪疏此言古今之學不同古人則履而行之是爲已今人空能爲人言說之已不能行是爲人又載范氏云爲人者激譽以顯物爲已者因心以會道也諸說主爲明暢益爲已者履而行之故朱注云欲得之于已即范氏因心以會道也爲人者不能躬

行徒隳其口說以炫于人故朱注云欲見知于人即范氏懲
沓以賦物也本自相貫今毛氏務攻朱注而解爲作助且以
爲人非易事謂不當以小人儕例之然率扯先名實者爲人
後名實者自爲因言名實並具而後可爲人否則徒能自善
其身故爲人者能上匡君下濟民謂之加上下如毛氏之說
則爲人者猶大勝于爲己矣夫子竟愛今而薄古矣毛氏謂
此乃說經舊文曾是淳于髡無稽之言而可謂爲說經舊文
是不惟與前所引注疏自相刺謬不幾于侮聖人之言乎謂此
說以爲人爲表
章人物亦非

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 集注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

毛氏曰舊注諸侯失國而寄託他國謂之寄公亦謂之寓公然無食他國廩餼者禮記諸侯不臣寓公儀禮寄公爲所寓國君制服然無給廩餼之事春秋傳衆侯寄衛衛侯寄齊皆無此禮若魯昭寄齊齊景欲致以書社千家鞏恐其臣齊而辭之及寄晉晉侯不禮致從人殺馬以食而並無問者有廩餼于家子將據而爭之夾此但當注寄公已耳何得擬擬加以食其廩餼四字

大昌按毛氏此說不自知其有三錯夾上節萬章問士之不

託諸侯何也。趙注云。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于所託之國也。此節孟子答語。趙注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爲寄公也。據上節趙注本言寄公是食祿于所託之國。故此節朱注云。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原遵用趙注。毛氏此卷自射不主皮以下皆議朱子改注之錯。乃毛氏此條反自翻舊注以攻朱注。此一錯也。毛氏又謂魯昭公寄齊。齊景欲救舊社。子家羈恐其爲臣而辭之。不知子家當時並未嘗辭。但言齊侯無信。欲公早之晉。而公弗從耳。且昭公居鄆因用不足。使公衍獻龍輔玉名于齊侯。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齊則是

仍食齊祿也況昭公雖出奔季孫不敢有其國傳言每歲賈
馬具從者衣屨歸于乾侯若春秋當時小侯被滅出奔不可
悉數如州公如曹郯子無歸其本國已亡豈復有送衣馬者
焉得不食他國廩餼毛氏乃言從無給廩餼之事此二錯也
抑更有說者孟子言士非寄公可比故不得託于諸侯萬章
隨問君餽之粟則受之乎孟子皆言君之于氓也固周之周
則可受賜之則不受可知萬章初意原是因孟子不受齊祿
故問士何以不託諸侯而食其祿孟子因言惟寄公有此禮
在士則為非禮若如毛氏說寄公亦無食廩餼之禮則孟子

答言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爲賓文矣毛氏務攻朱注并
不顧本章文義此三錯也

　　語之而不惰集注顏子聞夫子之言心解力行
　　何有于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毛氏曰此又與舊注相反者舊注云惟顏淵能解故無惰語
之時惰語謂語者惰也葢教不欲惰故有教不倦之文然不
得不惰故又有先傳後倦之文若受教者則如曲禮侍坐于
長者聽必恭毋怠荒豈有師語之而可惰之理若謂聖門惟
回不惰則視七十子之徒匪人類矣
大昌按何注出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

之時注說未甚顯若邢疏則云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惰于
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惰者惟顏回與是邢疏則明以
不惰指顏子朱注正用其說何謂相反也且夫子平日稱顏
回不違如愚於吾言無所不說皆指顏子本身說則此美其
心解力行正與退省其私亦足以發吾見其進未見其止語
意相發明耳毛氏謂受教者聽則必恭豈有可惰之理不知
本句言不惰者正所謂請事斯語欲罷不能乃既退之後非
指聽言之時也毛氏又謂若獨美回不惰則視七十子匪人
類不知夫子對魯君臣嘗曰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其言

則更甚矣

見善如不及（集注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善不着人就自己身上理欲說）善不

毛氏曰明曰見善見不善而改見作知且曰眞知已悖謬矣然且謂已之善惡則未有已善而如不及者孔安國謂探湯喻棄疾邢疏謂試熱湯大抵如不及喻恐遠如探湯喻恐近若在已身則遠近兩喻俱不通矣

大昌按何注用孔氏說祇探湯喻去惡疾六字惟邢疏云見善如不及者言爲善常汲汲也見不善如探湯者喻見惡事去之疾也據邢疏曰爲善曰去惡事則善不善未嘗不指已

身說也朱注言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亦如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夫子言好仁者無以尚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大抵此節見善如不及二語兼人與已言自無不可若毛氏必議朱注改舊解之錯則朱注固未與邢疏相背至善不善不着人云云亦集注所未載

不得乎親集注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于道尤人所難也

毛氏曰不得是不相能如虐子殺子類順則悅之矣即下文底豫是也朱注以得爲悅以順爲諭親于道添得支離將下文底豫亦必添出烝乂允若大無理矣孝經以敬事長則順

毛詩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據長固難諭道幾見文王可諭以道者況諭道何易順親必諭道天下尚復有順子乎

大昌按順乎親卽下文底豫底豫卽瞽所謂允若也允若者謂瞽瞍始欲殺舜今見舜夔夔齊栗亦信而順之此孟子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也蓋父亦見化于其子所以能瞽瞍底豫而天下化乃毛氏議朱注添出諭親于道一層爲支離不知孔子言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況瞽瞍旣頑舜若徒然阿意曲從而不能克諧烝乂豈得爲孝也哉毛氏又謂諭道何易順親必諭道天下尚復有順子不知此章所言者

原指舜非世俗之孝也舜之順親者非能諭親于道下文何以遂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又何以得爲千古大孝第一人哉毛氏但攻朱注殆淺之乎視舜矣